

主編 柳芳

胡適教育文選

嚴濟慈題



開明出版社

胡 适 教 育 文 选

柳 芳 编

开 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04号

责任编辑：秦 琪

封面设计：李士英

胡 适 教 育 文 选

柳 芳 编

•

开明出版社出版

(北京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

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4 字数：186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80077-494-5/G·329 定价：5.50元

序

胡适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关系，教育界的老一辈人恐怕都是清楚的。在旧中国，胡适是公认的教育界领袖人物。他长期在教育界服务，单是北京大学他就工作了二十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胡适的教育活动几乎涉及到旧中国教育事业的各个领域。他的有关教育的著述和讲演在他的全部学术活动中占了很大一个比例，内容上也涵盖了教育史、教育理论、教育法、教育实践与改革、教育手段与方法等教育学的各个学科分支。——毋庸讳言，胡适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倾注了巨大心血的。当然，作为一个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家，胡适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与局限，他的教育救国、教育独立等根本意见在旧中国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想通过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普及和资本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来引导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梦幻也被严峻的历史击得粉碎。但是我们决不能由之推导出胡适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全然反动、胡适的教育活动与改革实践一无是处的结论。事实上胡适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发生的重大影响中亦含有不少进步、积极的因素，他对中国旧教育的种种改革实践的蓝缕筚路之功不当湮没，何况那种种改革实践又都是“民主”与“科学”庄严事业的一部分。五十年代大规模的胡适批判中我也写过文章，现在看来，那种批判显然是简单

化、片面化的，不少还是形而上学的，主导观念上带有唯心论的倾向。——科学地、历史地、公平地评价胡适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一桩十分艰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对于我们今天探索教育改革、繁荣教育理论、发展教育事业，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柳芳同志花了很大的时间与精力将胡适一生有关教育的文章与讲演一一搜集起来，择善精选，编撰成这一册《胡适教育文选》。内里一些文章是我过去读过的，有的讲演还是我亲耳听过的，可谓记忆犹新。我总觉得这一笔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学的丰厚遗产很有批判总结的必要，尤其是它记录了旧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界艰难发展的脚印，对于我们深进一层了解那个时代教育事业困窘现状大有裨益。编者附录的《胡适教育活动纪事》对于研究胡适的教育思想与理论，甚而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也提供了不少的方便。我深信编者的这项工作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本书是一本有益处的书，因而欣然为之作了这篇短序。

毛礼锐

一九八八年六月于北师大小红楼

目 录

序.....	毛礼锐
非留学篇（一）（二）（三）.....	1
成美学会缘起.....	24
杜威的教育哲学.....	25
杜威之道德教育.....	36
论大学学制.....	43
大学开女禁的问题.....	46
在同乐会的演说.....	48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50
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	58
中学国文的教授.....	63
提高和普及.....	77
对于新学制的感想.....	80
学生与社会.....	85
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90
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这一周（三八）》.....	99
北京大学——《这一周（四三）》.....	100
记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	102
回顾与反省.....	115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117

书院制史略	131
与陈世棻论中国教育史	136
爱国运动与求学	138
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144
中国公学校史	152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160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1932)	161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1934)	167
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	171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	176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183
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	188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	192
读经平议	196
智识的准备	200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210
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	214
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会讲话	218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222
谈谈大学	226
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229
附录:	
胡适教育活动纪事	236
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	274

非留学篇（一）

吾久欲有所言。而逡巡嗫嚅。终未敢言。然吾天良来责。吾又不敢不言。夫欲有所言而不敢言。是惟怯懦夫之行。欺人以自欺者之为也。吾何敢终默。作非留学篇。

吾欲正告父老伯叔昆弟姊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何以言留学为吾国大耻也。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稽之远古。则有重译之来朝。洎乎唐代。百济、新罗、日本、交趾、争遣子弟来学于太学。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纸贵鸡林。以覩诗人之声价。猗欤盛哉。大国之风也。唐宋以来。吾国文化濡滞不进。及乎晚近百年。则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始知四境之外。尚有他国。当吾沈酣好梦之时。彼西方诸国。已探赜索隐。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明。开一新天地。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

往而不败衄。于是睡狮之梦醒矣。忧时之士。惩既往之巨创。惧反忧之未已。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作百年树人之计。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于是神州俊秀。纷纷渡海。西达欧洲。东游新陆。康桥、牛津、哈佛、耶尔、伯林、巴黎、都为吾国储才之馆。育秀之堂。下至东瀛三岛。向之遣子弟来学于吾国者。今亦为吾国学子问学论道之区。嗟夫。茫茫沧海。竟作桑田。骇浪蓬莱。今都清浅。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吾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吾所谓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者何也。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人将以飞行机无烟炮袭我。我乃以弓箭鸟铳当之。人方探磧研几。役使雷电。供人牛马。我乃以布帆之舟。单轮之车当之。人方倡世界平等。人类均产之说。我乃以天王圣明君主万能之说当之。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人方穷思殚虑。欲与他星球交通。我乃持天圆地方之说。以为吾国居天下之中。四境之上。皆蛮夷戎狄也。此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如汪洋大海。渺不可渡。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而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混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今也不然。今之留学者。初不作媒介新旧文明之

想。其来学也。以为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于是有钻营官费者矣。有借贷典质以为私费者矣。其来海外之初。已作速归之计。数年之后。一纸文凭。已入囊中。可以归矣。于是星夜而归。探囊出羊皮之纸。投刺作学士之佾。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可补哉。更何补哉。吾故曰。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吾所谓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又何也。请先言废时。留学者不可无预备。骤习之不易收效。即如习英文者。至少亦须四五年。始能读书会语。所习科学。又不得不用西文课本。事倍功半。更不待言。此数年之时力。仅预备一留学之资格。既来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彼本国学子。可以一小时肄习之课。在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始克有济。夫以倍蓰之日力。乃与其国学子习同等之课。其所成就。或可相等。而所暴殄之日力。何可胜计。废时之弊。何待言矣。次请论伤财。在国内之学校。其最费者。莫如上海诸校。然吾居上海六年。所费每年自百元至三百元不等。平均计之。约每年二百五十墨元。绰有余裕矣。今以官费留学。每月得八十元。每年乃费美金九百六十元。合墨银不下二千元。盖八倍于上海之费用。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其为伤财。更何待言。夫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预备一留学生。及其既来异邦。乃以倍蓰之日力。八倍之财力。供给之。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吾故曰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吾所谓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者何也。吾国文化中滞。科学不进。此无可讳者也。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吾今日之求之于人。正所以他日吾自有之之预备也。求学于人之可耻。吾已言之。求学于人之事倍功半。吾亦已言之。夫诚知其耻。诚知其难。而犹欲以留学为储才长久之计。而不别筹善策。是久假而不归也。是明知其难。而安其难。明知其耻。而犹腴颜忍受不思一洗其耻也。若如是。则吾国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读者疑吾言乎。则请征之事实。五六年前。留学生远不如今日之众也。而其时译书著书之多。何可胜计。如严几道梁卓如马君武林琴南之流。其介绍新思想。输入新文明之苦心。都可敬佩也。至于今日。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故其所学。恒用外国文为课本。其既已留学而归。或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或志在金钱仕禄。无暇为著书之计。其结果所及。不惟无人著书。乃并一册之译本哲学科学书而亦无之。嗟夫。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不然。何著译界之萧条至于此极也。夫书籍者。传播文明之利器也。吾人苟欲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若学者不能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舍留学外。则无他途。而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矣。吾每一念及此。未尝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吾故曰留学者救急之策。而非久远之图也。右所言四端。留学之性质。略具于是矣。夫诚知留学为国家之大耻。则不可不思一雪之。诚知留学为过渡之舟。则不可不思

过渡后之建设。诚知留学为废时伤财之下策。则不可不思所以补救之。诚知留学为可暂而不可久。则尤不可不思长久之计果何在。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此目之一日未达。则留学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

非留学篇（二）

吾绪论留学而结论曰。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又曰、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是故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嗟夫吾国留学政策之失败也。无可讳矣。不观于日本乎。日本之遣留学。与吾国先后同时。而日本之留学生已归而致其国于强盛之域。以内政论。则有健全之称。以外交军事论。则国威张于世界。以教育论。则车夫下女都能识字阅报。以文学论。则已能融合新旧。成一种新文学。小说戏曲。都有健者。以美术论。则雕刻绘画都能自树一帜。今西洋美术。乃赍赍受其影响。以科学论。则本国学者著作等身者殊不乏人。其医药之进步。尤为世界所称述云。日本留学成效之卓著者。盖如此。今返观吾国则何如矣。以言政治。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以言军事。则世界所非笑也。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以言科学。则尤可痛矣。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言算则微积以上之书。竟不可得。言化学则分析以上之学几无处可以受学。言

物理则尤凤毛麟角矣。至于动植之学。则名词未一。著译维艰。以吾所闻见。全国之治此学者一二人耳。凡此诸学。皆不可谓为高深之学。但可为入学之津梁。初学之阶梯耳。然犹幼稚浅陋如此。则吾国科学前途之长夜漫漫。正不知何时旦耳。四十年之留学政策。其成效之昭然在人耳目者。乃复尔尔。吾友任叔永尝言吾国今日乃无学界。吾谓岂独无学界。乃并无学问可言。更无论新文明矣。

夫留学政策之失败。果何故欤。曰是有二因焉。一误于政府教育方针之舛误。再误于留学生志趣之卑下。

曷言之一误于政府也。曰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其误也。在于不务本而逐末。前清之季。政府以廷试诱致留学生。其视国外之大学。都如旧日之书院。足为我储才矣。当美国之退还赔款也。其数甚巨。足以建一大大学而有余。乃不此之图。而以之送学生留学美国。其送学生也。又以速成致用为志。而不为久远之计。于是崇实业工科。而贱文哲学政法之学。又不立留学年限。许其毕业即归。不令久留为高深之学。其赔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此前清之误也。今民国成立。不惟于前清之教育政策无所改进。又从而效之。乃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于是有中央政府赏功留学之举。于是有广东陕西湖南江西赏功留学之举。其视教育之为物。都如旧日之红顶花翎今日之嘉禾文虎。可以作人情赠品相授受也。民国成立以来。已二年矣。独未闻有人建议增设大学。推广国内高等教育者。但闻北京大学之解散耳。推其意以为外国大学。其多如鲫。独不可假为吾国高等教育之外府耶。

而不知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今政府岁遣学生二百人。则岁需美金十九万二千元。合银元四十万有奇。今岁费四十万元。其所造就仅二百人耳。若以此四十万元。为国内振兴高等教育之费。以吾国今日生计之廉。物价之贱。则年费四十万元。可设大学二所。可容学生二千人。可无疑也。难者将曰以今日吾国学界之幼稚。此国内二千人之所成就。必不如海外二百人所成就之多。则将应之曰。此无可免者也。然即令今日所成就。较之留学。为一与五之比例。则十年之后。或犹有并驾齐驱之一日。何则。以有本国之大学在。有教师在。有实验室在。有课堂校舍在。则犹有求学之所。有推广学问之所也。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则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则虽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其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盖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如是则吾国之教育前途。或尚有万一之希冀耳。

曷言之再误于留学生也。曰、留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而在于速成。今纵观留学界之现状。可得三大缺点焉。

一曰苟且速成 夫留学生既无心为祖国造文明。则其志所在。但欲得一纸文凭。以为啖饭之具。故当其未来之初。

已作亟归之计。既抵此邦。首问何校易于插班。何校易于毕业。既入校。则首询何科为最易。教师中何人为最宽。然后入最易之校。择最宽之教师。读最易之课。迟则四年。早则二三年。而一纸羊皮之纸。已安然入手。俨然大学毕业生矣。可以归矣。及其归国也。国人亦争以为某也某也。今自某国某大学毕业归矣。学成矣。而不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在外国仅为问学之初级。其于高深之学问。都未窥堂奥。无论未能升堂入室矣。此种得第一级学位之毕业生。即以美国一国论。每年乃有五万人之多。（美国有名诸大学每年得第一级学位者每校都不下千人）在人则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在我则尊之如帝天。指而相谓曰。此某国某大学之毕业生也。而留学生亦扬扬自满曰。我大学毕业生也。呜呼。使留学之结果。仅造得此种未窥专门学问堂奥之四年毕业生。则吾国高等教育之前途。终无幸耳。

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 吾所谓文科。不专指文字语言之学。盖包哲学、文学、历史、政治、法律、美术、教育、宗教、诸科而言。今留学界之趋向。乃偏重实科。而轻文科。以晚近调查所得。盖吾国留美四百余大学学生中。习文科者仅及百人。而习工程者倍之。加入农学化学医学之百余人。则习实科者之数。几三倍于文科云。祖实科者之说曰。吾国今日需实业工业之人才甚急。货恶其弃于地也。则需矿师。交通恶其不便也。则需铁道工程师。制器恶其不精也。则需机械工程师。农业恶其不进也。山林恶其不修也。则需农学大师。森林学者焉。若夫文史哲学。则吾国固有经师文人在。若夫法家政客。则今日正苦其多。彼早稻田明治大学之毕业生。皆其选也。故为国家计。不得不重实科。而轻文科。且

习文科者。最上不过得一官。下之仅足以糊口。不如习工程实科者有作铁道大王百万巨富之希望也。故为个人计。尤不得去彼而取此。此二说之结果。遂令习工程实业者充塞于留学界。其人大抵都勤苦力学。以数年之功。专施诸机械木石钢铁之间。卒业之后。或可以绘一机器之图。或可以布百里之路。或可以开五金之矿。然试问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域乎。吾国今日政体之得失。军事之预备。政党之纷争。外交之受侮。教育之不兴。民智之不开。民德之污下。凡以此种种。可以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型解决之乎。可以汽机轮轨钢铁木石整顿之乎。为重实科之说者。徒见国家之患贫。实业之不兴。物质文明之不进。而不知一国治乱。盛衰之大原。实业工艺。仅其一端。若政治之良窳。法律之张弛。官吏之贪廉。民德之厚薄。民智之高下。宗教之善恶。凡此种种之重要。较之机械工程。何啻什佰倍。一国之中。政恶而官贪。法敝而民偷。教化衰而民愚。则虽有铁道。密如蛛网。煤铁富于全球。又安能免于蛮野黑暗之识。而自臻于文明之域也哉。且夫无工程之师。犹可聘诸外人。其所损失。金钱而已耳。至于一国之政治法律宗教社会民德民智。则万非他人所能代庖。（今之聘外国人为宪法顾问者失算也）尤非肤受浅尝者。所能赞一辞。以其所关系。固不仅一路一矿一机一械之微。乃国家种姓文化存亡之枢机也。吾非谓吾国今日不需实业人材也。实业人材固不可少。然吾辈决不可忘本而逐末。须知吾国之需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之急。已不可终日。不观乎晚近十余年。吾国人所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为大乎。抑受詹天佑胡栋朝之影响为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

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吾国苟深思其故。当有憬然于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者矣。

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 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吾见有毕业大学而不能执笔作一汉文家书者矣。有毕业大学而不能自书其名者矣。有毕业工科而不知中国有佛道二教者矣。吾不云乎。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舟楫具矣。篙师舵工毕登矣。而无帆、无舵、无篙、无橹、终不能行也。祖国之语言文字。乃留学生之帆也。舵也。篙也。橹也。帆飞篙折。舵毁橹废。则茫无涯际之大海。又安所得渡耶。徒使彼岸问津人。望眼穿耳。吾以为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其流弊有二。

(一) 无自尊心 英人褒克有言曰。人之爱国。必其国有可爱者存耳。今吾国留学生。乃不知其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欢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欢而艳羨。由艳羨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有西人久居中国。归而著书曰。今中国少年所持政策。乃“趸卖批发之政策也。”斯言也。恶谑欤。确论欤。

(二) 不能输入文明 祖国文字。乃留学生传播文明之利器。吾所谓帆舵篙橹者是也。今之不能汉文之留学生。既不能以国文教授。又不能以国语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于一